

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

海 屯 行 纪
鄂多立克东游录
沙哈鲁遣使中国记

何 高 济 译

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

海 屯 行 纪
鄂多立克东游录
沙哈鲁遣使中国记

何 高 济 译

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

海 屯 行 纪
鄂多立克东游录
沙哈鲁遣使中国记

何 高 济 译

*

中 华 书 局 出 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 毫米 1/32 · 5 印张 · 84 千字

1981 年 10 月第 1 版 1981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6,500 册

统一书号:11018·953 定价: 0.48 元

《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》编辑例言

一、本《译丛》辑译国外有关中外关系史方面的名著。凡古代外国的使节、僧人、商人、旅行家、传教士、学者等所写的关于中国的游记、日记、传记、地志、专著等重要文献资料，及近代外国学者关于中外关系史方面的重要研究著作，均在收辑之列。

二、译稿尽可能根据原著的最可靠版本进行翻译。翻译时可据我国读者的需要，对原著采用全译或摘译；必要时加上译者注和译者按语。

三、本《译丛》不定期出版。根据译文长短，或数篇为一辑，或单篇为一辑出版。

中华书局编辑部

一九八〇年八月

总 目

«中外关系史名著译丛»编辑例言

海屯行纪.....	1
鄂多立克东游录.....	23
沙哈鲁遣使中国记.....	91
人名、地名索引.....	139

海 屯 行 纪

〔亚美尼亚〕乞刺可思·刚扎克赛著

何 高 济 译

J.A. Boyle: The Journey of Het'um I, King of
Little Armenia, Central Asiatic Jour-
nal, 1964, 9.

目 录

一、中译者前言.....	3
二、英译者波伊勒序言.....	9
三、海屯行纪.....	11

中译者前言

1254—1255 年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的蒙古《行纪》，原文为亚美尼亚文，收录在乞刺可思·刚扎克赛（Kirakos Ganjakeci，曾为海屯的随员）的《亚美尼亚史》中。它的第一个俄译本为亚美尼亚亲王阿古丁斯基（Argutinsky）所作出，刊于 1822 年《西伯利亚杂志》。法国学者克拉普罗斯（Klaproth）和布罗塞（Brosset）各自又从俄文译为法文，1874 年俄国潘特卡诺夫（Patkanov）再据法文译为俄文。最后，俄国学者布列资须奈德（Bretschneider）参照各家的译文，把这部《行纪》转译为英文，收在他的名著《中世纪研究》中。我国学者张星烺和唐长孺的中译文都是从布氏的英译文所译出，前者的译文见于《中西交通史料汇编》（第四册辅仁大学版；第三册中华书局版）；后者的译文载于《国学论衡》1935 年 6 月号，题目是：《海桑东游录》。

布列资须奈德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著名学者，他在准备《海屯行纪》的英译文时曾查阅了当时他所能看到的中外历史文献，对研究我国新疆和中亚的史地有所阐述和创见，因此，他的译本无疑地是诸译本中最好的一个。然而，在今天看来，他的译文仍然存在着两个缺点。首先，布氏不是直接从原亚美尼亚文进行翻译和研究，他所依据的仅仅是一些译本和再译本，而且他所感兴趣的只是《行纪》中有关地理的部分，其他

的则加以删略,使人不得见其全貌。其次,布氏译文刊出后至今已近八十年,这个时期内由于学者们的努力,在中亚史地研究方面又有一定的进展,布氏遇到的问题已有可能解决或者接近于解决。鉴于这两点,英国学者波伊勒(J.A.Boyle)根据1961年在埃里温刊出的乞刺可思书精校本把《海屯行纪》再译为英文,题为 *The Journey of Het'um I, King of Little Armenia*, 发表在《中亚杂志》(*Central Asiatic Journal*)1964年9月号上,全名是:《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一世出使大汗蒙哥宫廷行纪》。值得称赞的是,波伊勒吸取前人研究成果,特别是近年来哈密尔顿(Hamilton)^①、克劳松(Clauson)^②的文章,对《行纪》中有关中亚史地部分作了详细的考释,另外,对非史地的部分他也作出了阐述。不久前,我们为整理冯承钧先生的《西域地名》,曾参考了这个英译本。

对研究历史地理的学者说,《海屯行纪》的重要性从一开始就得到承认。它字数不多,但如地理学者贝兹利(Beazley)所指出,就价值和意义说绝不低于其他行纪。贝兹利特别注意海屯回程的路线,他认为这条路线几乎不同于所有别的中世纪旅行家所采取的路线,因此理应得到更高的评价。我们看到,海屯回程时著录的地名,比同时期任何旅行家记录的地名都要多,如果把他的归程分为三个阶段,即在我国新疆境内为第一阶段,从新疆下至锡尔河右岸为第二阶段,再从锡尔河

① Hamilton: "Autour du manuscrit Staël-Holstein". TP (《通报》), XLVI/1—2。

② Clauson: "The Name Uyğur", JRAS (《皇家亚洲学报》), Parts 3 & 4, 1963。

经波斯到亚美尼亚为第三阶段,那么,他一共记下了五十九个地名,其中除第二阶段外,第一和第三阶段的地名大部分都可考证出来。下面我们根据波伊勒的新译文来考查一下海屯在新疆的行程。

离哈刺和林后,海屯于三十天内抵达一个叫做 Gumsyur (Ghumsgur)的地方,据伯希和的考证,该地即《元秘史》中的胡木升吉儿 (Qum-Sengir),《元史》中的横相乙儿,贵由西行时死去之处。Qum-Sengir 在突厥语中义为“沙岬”,伯希和认为应在乌伦古河上游去寻找,可能在它停止从北向南流并向西急转之处。

从胡木升吉儿,海屯一行人抵 Berbalex (Berbaligh)。Ber, 突厥语训为“独一”,因此它很可能就是唐代的独山守捉,元代的独山城,据《元史·哈刺亦哈赤北鲁传》,独山在别失八里东不远,为北来之要冲,成吉思汗西征所经之地。哈密尔顿考证它为今木垒,在古城东五公里。由该城西行即畏吾儿都城 Bešbalex (Beshbaligh),《元史》中有别失八里、别十八里、别失八刺哈孙等译。Besh 为突厥语之“五”,Beshbaligh 义为“五城”,约在今济木萨,有人以为遗址即古城。

从别失八里抵 Aflex。Aflex 为《世界征服者史》中之 Yarliq,距别失八里四法儿珊(波斯长度名,约合三英里余)。哈密尔顿把它考证为《唐书》中之耶勒守捉,在轮台(乌鲁木齐)以东一百八十里,约相当于今之柏杨驿。又抵 Kullug,哈密尔顿考证它为唐代之俱六守捉,在耶勒西八十里,约相当于今之阜康。由此又抵 Engax (Engagh) 和 Janbalex (Janbaligh)。前一地当在阜康西不远,无适当对音。后一地即元代之彰八里,

昌八里、掺八里，哈密尔顿考证它为唐代之张城，在轮台（乌鲁木齐）以西一百五十里，近今天的昌吉。从彰八里到 Xutàpây (Khutapai) 和 Angibalex (Angibaligh)，前者为《元史》中之古塔巴，今地图作呼图壁，后者为《元史》中之仰吉八里，城在今玛纳斯附近。据《西域图志》和《西域水道记》的记载，玛纳斯河东岸里许有城墟旧基，曰阳巴勒噶逊，当即元代之仰吉八里，巴勒噶逊=八刺哈孙(Balaqasun)，蒙语“城”，与突厥语 baligh 同义。十一世纪喀什噶里(Kashghari)的《突厥语大词典》中著录这个地名为 Yangi Baligh，义为“新城”，可断定该城的兴建系在蒙古人崛起之前。

海屯接着叙述说，他们进入突厥斯坦，进抵 Ergoporug 和 Dingabalex、Pulad 等地。Ergoporug (Yergopurug)，哈密尔顿把它置于今乌兰乌苏境内。疑即《西域水道记》中之济尔噶朗，在乌兰乌苏之西，一为河名，一为地名，乾隆二十二年(1757)雅尔哈善曾驻军于此。Dingabalex (Dingabaligh)当即精河城，旧城址在今精河境内。至于波斯史家和西人游记常提到的 Pulad、Bolat (波斯语“钢”)，在元代有普刺、不刺、孛罗等译，其确切地址众说纷纭，但从海屯的行程看，它只能在赛里木湖东北或正东，可能在今三台。拉施特《史集》记哈刺不花和阿鲁忽在一个叫做苏特库耳(Süt Köl, 赛里木湖)之地的 Pulad 城附近交锋，可证明 Pulad 在赛里木湖畔。卢不鲁克说，不里(Buri)的日耳曼奴隶在 Bolat 挖掘金子和制造武器，但卢不鲁克走的是一条偏北的道路，并未亲抵 Bolat，不能证明该城在博罗塔拉河谷。

经苏特库耳(突厥语“乳海”，我国史书中之天池)，海屯一

行人抵 Alualex 和 Ilanbalex 前一地名,布列资须奈德已疑为 Almaligh,即《元史》中之阿力麻里、野里麻里等。波伊勒更进一步解释说, Alualex 可能是誊写者对早期的 Alvalex 的异写,原 Almalex 的讹误,其中 v 和 m 常混淆。这座闻名中外的察合台汗国都城,阿力麻里,经黄文弼的实地调查,其遗址当即今霍城东北不远的古城,本地人称为阿尔泰古城,“西距霍城 13 公里。其范围甚大,北抵克干山南麓,南至克干色依,东至吐呼鲁克帖木耳汗玛扎,西至卡纳威,东西 5 公里,南北未量,当不止此数。”^①黄文弼的考察并非新发现,该遗址已为徐松在《西域水道记》中所提及,特别是察合台后裔吐呼鲁克帖木耳汗的玛扎(墓),徐松更有明确记载:“阿里玛图沟西十五里为滚坝沟,科河发焉,河自山南流五里,右疏渠一,溉营屯头工田,左疏渠一,回民濬为水磨,又南半里经故回部王吐呼鲁克吐木勒罕墓西。”吐呼鲁克吐木勒罕 (Tughluk Timir Khan) 即吐呼鲁克帖木耳汗之另译,徐松引回人库鲁安书,简略地介绍了吐呼鲁克吐木勒罕生平,并说他“在位十年卒,有满克国回部长以橐驼四十负满克国土为建此冢,覆以碧琉璃,刻墓门。”徐松和黄文弼似均未见十五世纪杜格拉特 (Dughlat) 族人米尔咱·穆罕默德·海达尔 (Mirza Muhammad Haidar) 的《拉施底史书》(Tarikh-i-Rashidi),其中记察合台汗国的名城说:“另一名城是阿力麻里 (Almaligh),它至今仍有名。吐呼鲁克·帖木耳汗(Tughluk Timir Khan)之墓在那里,尚有该城繁荣的[其他]遗迹。汗墓的圆顶是令人注目的,高大且有装饰,而在墙上刻有铭文……尽我所能记忆,该圆顶上所写之

^① 《元阿力麻里古城考》,《考古》,1963, 10。

日期为七百六十余年。”这个记载从文献上确证吐呼鲁克帖木耳汗的玛扎就在阿力麻里。吐呼鲁克死于回历 764 年，西历 1363 年，黄文弼转引阿不哈即《蒙古史》所记的日期是 762=1362 年。

从阿力麻里西南行抵 Ilanbalex (Ilabaligh), 即《元史·西北地附录》中的亦刺八里，城在伊犁河畔。然后渡过 Ilansu (伊犁河)，越过 Töros 山的分支，海屯一行人抵 Talas (答刺速)，今中亚之江布尔(Jambul)，经中亚和波斯返回亚美尼亚。

根据上述，我们看到，海屯走的道路正是汉唐以来的天山北道。成吉思汗西征和丘处机西行，走的是同一条道路。耶律大石和常德则在西行时经过额敏河流域，他们走的应为更北的道路。

波伊勒认为，海屯对博物学的贡献决不低于他对地理学的贡献，甚至“无稽之谈”都有意义和价值。例如，海屯记载准噶尔沙漠中的野人，对一些地区盛传的野人形迹，提供了文献的根据。他提到的狗国，不仅属于民间传说和神话，在元代还实有所指。《黑鞑事略》记蒙古东北有“那海益律子”，注曰“即狗国也，男子面目拳块而乳有毛，走可及奔，女子侏丽，鞑攻之而不能胜”；又据《元史·世祖本纪》载，至元二十一年夏四月戊申，“命开元等路宣慰司造船百艘，付狗国戍军”。这里的狗国，很可能指北极的爱斯基摩人，因此，1284 年元朝的统治应已及于北极。

为开展蒙古史、中亚史及中西交通史的研究，现据波伊勒的英译文将《海屯行纪》重译，供读者参考。

中译者 1980 年 8 月

英译者波伊勒序言

1254—1255 年海屯王经中亚的旅行，由乞刺可思·刚扎克赛收录在他的《亚美尼亚史》中。这个记载，很容易从布列资须奈德的略加删节的英译中得到。他的译文系根据阿古丁斯基、克拉普罗斯、潘特卡诺夫和布罗塞等早期译文的对照而作出。在他的详尽注释中，布列资须奈德令人钦佩地，确实尽量地利用了当时所能得到的一切资料——中国的、伊斯兰的、欧洲的。然而，在今天，当巴尔托德、伯希和、米诺尔斯基等学者的著作，大大扩充了我们对中亚的地理历史知识时，重新审订近八十年前俄国汉学家遇到的考释方面的问题，这个时刻多半已经来临。哈密尔顿的近期研究，本译文所依据的乞刺可思书精校本于 1961 年的出版，使这项工作变得来容易。

对于历史地理的研究者说，海屯行纪的重要性一开始便得到承认。贝兹利描写它是“一部就价值和意义说，绝不低于其他行纪的书，在这个充满新觉醒活动和无限冒险的时代，尤其如此”。他特别注意海屯的回程路线，他认为这条路线，“异于几乎所有其他中世纪行纪，因此理应受到比它平常受到的更大重视”。事实上，这条通过畏吾儿地的路线，好像是条通道：成吉思汗的契丹丞相耶律楚材、长春真人、及史家志费尼，来去都是走的这条路。只有迦儿宾和卢不鲁克采取的是一条偏北的路。海屯下至锡尔河右岸的行程，多半是他在旅行中

最使人感兴趣的部分。他和迦儿宾的这段行程相同，后者仅提到两个地名，但他却提供了十六个地名，其中一些，只是由帖木儿时代的历史学家记录下来，其中八个，则仅见于这位亚美尼亚旅行家的行纪。

他对博物学的贡献，毫不低于他对地理学的贡献。他和卢不鲁克同时最早提到“忽兰”，即蒙古野驴；他是唯一提到野驼的中世纪旅行家；而且，最重要的是，他荣幸地早于普列兹瓦尔斯基六百年就发现了普列兹瓦尔斯基马。至于佛教，他比同时代的卢不鲁克提供的情报要少些，但他提到历史上佛的名字，却比马可波罗要早，并且他知道弥勒佛，未来的佛。甚至“无稽之谈”也有含义和价值。准噶尔沙漠中的野人，也有其他作家提到，多半能有某种合理的解释。长毛狗及其人妻，必定属于西伯利亚的民间传说，总之可以追溯到八世纪。而象树那样生长在“沙岛”上的“珍贵骨头”，只能指的是今天仍能在西伯利亚东部的北极岸外、新西伯利亚群岛等地采集到的象牙化石。

海屯行纪

虔诚的和热爱基督的亚美尼亚国王、居住在西里西亚 (Cilicia) 息思(Sis)^① 城的海屯 (Het'um), 原先曾派遣他的兄弟和元帅仙拍德 (Smbat), 携带礼物和贡品, 入朝贵由汗。仙拍德获得恩宠及嘉赏的诏旨, 已离贵由返回。但当蒙哥汗登基之始, 伟大的父王^② 和大将军拔都, 派人召海屯王去见他和蒙哥汗。拔都率无数的兵马, 驻于北部地区、宽深的阿的勒 (Et'il)^③ 河畔, 该河流入里海。敬畏拔都的海屯, 因害怕他的邻人突厥人 (其君主称为希腊的算端^④, 名叫阿撒丁 [Azadin]^⑤), 就偷偷地乔装出发, 这是由于, 他援助鞑靼人而遭到他们的忌恨。他匆匆越过他的国土, 在十二天内抵达卡儿思 (Kars) 城。拜见过驻东方^⑥ 的鞑靼军统帅拜住那颜 (Baču Nuin)^⑦ 及其

① 小亚美尼亚的首都, 拜占廷的 Flaviopolis, 即 Flavias, 息思是当地的名字, 今天的科赞 (Kozan)。

② 指拔都, 即国王之拥立者, 这样称呼, 显然因拔都对蒙哥登基起了决定性作用。

③ 即伏尔加河。Atıl, Etil 之名可追溯到六世纪。突厥人抵达伏尔加河流域时采用了它, 也许源出撒尔马提语 (Sarmatian)。迦儿宾提到“Ethil 大河, 鞑靼人称之为伏尔加。”

④ Horomoč Sultann, 即鲁木 (Rūm) 的算端。

⑤ 即也速丁·凯迦乌斯二世 ('Izz-ad-Din Kai-Ka'us II) (1245—1257)。

⑥ 即西亚, 指中东。

⑦ 拜住那颜是西亚蒙古军的统帅, 接替绰儿马罕。

他大人,得到了他们的礼遇后,他在阿雷山 (Aray) 前、阿刺格康恩 (Aragacotn) 的瓦尔丹尼斯 (Vardenis) 村停留, 寄宿于曲儿忒 (Kurd) 的王府内。曲儿忒是亚美尼亚族人, 信仰基督教, 其子是瓦西 (Vačē) 和哈散 (Hasan), 其妻是马米柯尼 (Mamikonian) 族的荷列撒 (Xorišah), 马兹般 (Marzpan) 的女儿, 阿思兰别 (Aslan Beg) 和格利哥尔 (Grigor) 的姊妹。[海屯王在这里等候到]他的宫室送来朝贡用的礼品, 这些礼品, 是他的父王、当时已年迈的诸王之王孔士坦丁 (Kostandin), 还有他的儿子、留下来摄政的列昂 (Leon) 和拖罗斯 (T'oros), 给他捎去的。因为, 他的虔诚的皇后, 名叫撒伯勒 (Zabēl), 翻译过来是伊利莎白 (Elizabeth), 意为“上帝的安息日”^①, 已经去见基督, 确如她的名字, 她的长眠是上帝的旨意; [她是]大慈大悲的, 穷人的朋友; [她是]头一位加冕大国王列昂 (Leon) 之女。

大主教孔士坦丁 (Kostandin) 得知海屯旅途平安, 到达大亚美尼亚, 他也差遣出教长雅各 (Yakob), 这是个能言善辩、有学识的人。为友好团结之故, 他们先曾派他去见统治亚洲疆域、日趋强大的希腊国王约翰 (John)^② 和他们的主教。到达后, 用《圣经》中的哲言, 他经受住希腊公众的质询, 因吾人称基督为一性, 彼辈谴责吾人为欧提恰教徒 (Eutychians, 称基督为合人神一性之说者)。但他用哲言[和]《圣经》把基督表现为神和人, 在两种[形式]中完美无缺, 莫可名状地谐和,

① 事实上, Elizabeth (Elisheba) 义为“凭上帝发誓”。

② 即尼西亚 (Nicaea) 的拜占廷皇帝约翰三世杜加斯·瓦特兹 (John III Ducas Vatatzes), (1222—1254)。